北史/卷0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四 ◄

北史
卷十五 列傳第三

► 卷十六

魏諸宗室

宗室

上谷公紇羅，神元皇帝之曾孫也。初從道武皇帝自獨孤如賀蘭部，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為主。及道武即帝位，以援立功，與建同日賜爵為公。卒。

子題，賜爵襄城公，後進爵為王。擊慕容麟於義台，中流矢薨。帝以太醫令陰光為視療不盡術，伏法。子悉襲，降爵為襄城公，卒，贈襄城王。神元後又有建德公嬰文、真定侯陸，並仕太武，特獲封爵。

武陵侯因、長樂王壽樂，並章帝之後也。因從道武平中原，以功封曲逆侯。太武時，改爵武陵。壽樂位選部尚書、南安王，改封長樂王。文成即位，壽樂有援立功，拜太宰、大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。矜功，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，並伏法。

望都公頹，昭帝之後也。隨道武平中原，賜爵望都侯。太武以頹美儀容，進止可觀，使迎左昭儀於蠕蠕，進爵為公。卒。

曲陽侯素延、順陽公鬱、宜都王目辰，並桓帝之後也。

素延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諸部，初定并州，為刺史。道武之驚于柏肆也，并州守將封竇真為逆，素延斬之。時道武意欲撫悅新附，悔參合之誅，而素延殺戮過多，坐免官。中山平，拜幽州刺史，豪奢放逸，左遷上谷太守。後賜爵曲陽侯。時道武留心黃、老，欲以純風化俗；雖乘輿服御，皆去雕飾。素延奢侈過度，帝深銜之，積其過，因征，坐賜死。

鬱少忠正亢直。文成時，位殿中尚書，賜爵順陽公。文成崩，乙渾專權，鬱從順德門入，欲誅渾。渾窘怖，遂奉獻文臨朝。後復謀殺渾，為渾所誅。獻文錄鬱忠正，追贈順陽王，謚曰簡。

目辰，文成即位，曆侍中、尚書左僕射，封南平公。乙渾謀亂，目辰、順陽公謀殺之。事發，目辰逃免。獻文傳位，有定策勳。孝文即位，進爵宜都王，除雍州刺史，鎮長安。有罪，伏法，爵除。

六修，穆帝長子也。少凶悖。穆帝五年，遣六修與輔相衛雄、范班及姬淡等救劉琨，帝躬統大兵為後繼。劉粲懼，突圍而走，殺傷甚眾。帝因大獵壽陽山，陳閱皮肉，山為變赤。穆帝少子比延有寵，欲以為後；六修出居新平城，而黜其母。六修有驊騮駿馬，日行五百里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。後六修來朝，穆帝又命拜比延，六修不從。穆帝乃坐比延於己所乘步輦，使人導從出遊。六修望見，以為穆帝，謁伏路左；及至，乃是比延，慚怒而去。穆帝怒，伐之。帝軍不利，六修殺比延。帝改服微行人間，有賤婦人識帝，遂暴崩。桓帝子普根先守于外，聞難來赴，滅之。

吉陽男比干、江夏公呂，並道武族弟也。比干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，賜爵吉陽男。後為南道都將，戰沒。呂以軍功封江夏公，位外都大官，大見尊重。卒，贈江夏王，陪葬金陵。

高涼王孤，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。多才藝，有志略。烈帝之前元年，國有內難，昭成如襄國。後烈帝臨崩，顧命迎立昭成。及崩，群臣咸以新有大故，昭成來未可果，宜立長君。次弟屈剛猛多變，不如孤之寬和柔順。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，共推孤。不肯，乃自詣鄴奉迎，請身留為質，石季龍義而從之。昭成即王位，乃分國半部以與之。薨。

子斤，失職懷怒，構寔君為逆，死于長安。道武時，以孤勳高，追封高涼王，謚曰神武。斤子真樂，頻有戰功，後襲祖封。明元初，改封平陽王。薨。

子禮，襲本爵高涼王。薨，諡懿王。

子那，襲爵，拜中都大官，驍猛善攻戰。正平初，坐事伏法。獻文即位，追那功，命子紇紹封。薨。

子大曹，性願直。孝文時，諸王非道武子孫者，例降爵為公。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，高祖真樂勳著前朝，改封太原郡公。卒，無子，國除。宣武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。恭謙好學，為潁川太守，有政績。孝靜初，在潁川聚眾應西魏，齊神武遣將討平之。

禮弟陵，太武賜爵襄邑男，進爵為子。卒。

子瑰，位柔玄鎮司馬。瑰子鷙，字孔雀，孝文末，以軍功賜爵晉陽男。武泰元年，爾硃榮至河陰，殺戮朝士，時鷙與榮共登高塚，俯而觀之。自此後，與榮合。永安初，封華山王。莊帝既殺爾硃榮，從子兆為亂。帝欲率諸軍親討，而鷙與兆陰通，乃勸帝曰：「黃河萬仞，寧可卒度？」帝遂自安。及兆入殿，鷙又約止衛兵。帝見逼，京邑破，皆由鷙之謀。孝靜初，入為大司馬，加侍中。鷙容貌魁壯，腰帶十圍，有武藝。木訥少言，性方厚，每息直省闥，雖暑月不解衣冠。曾于侍中高岳之席，咸陽王坦恃力使酒，眾皆下之。坦謂鷙曰：「孔雀老武官，何因得王？」鷙答曰：「斬反人元禧首，是以得之。」眾皆失色，鷙怡然如故。興和三年，薨，贈假黃鉞、尚書令、司徒公。

子大器，襲爵。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，見害。孤孫度，道武初，賜爵松滋侯，位比部尚書。卒。子乙斤，襲爵襄陽侯。獻文崇舊齒，拜外都大官，甚優重。卒。子平，字楚國，襲世爵松滋侯，以軍功賜艾陵男。卒。

子萇，孝文時，襲爵松滋侯，例降侯，賜艾陵伯。萇性剛毅，雖有吉慶事，未嘗開口而笑。孝文遷都，萇以代尹留鎮，除懷朔鎮都大將。因別，賜萇酒，雖拜飲而顏色不泰。帝曰：「聞公一生不笑，今方隔山，當為朕笑。」竟不能得。帝曰：「五行之氣，偏有所不入；六合之間，亦何事不有！」左右見者，無不把腕大笑。宣武時，為北中郎將，帶河內太守。萇以河橋船絙路狹，不便行旅，又秋水泛漲，年常破壞，乃為船路。遂廣募空車從京出者，率令輸石一雙，累以為岸。橋闊，來往便利。近橋諸郡，無復勞擾，公私賴之。歷位度支尚書、侍中、雍州刺史。卒，諡曰成。萇中年以後，官位微達，乃自尊倨，閨門無禮，昆季不穆，性又貪虐，論者鄙之。

萇子子華，字伏榮，襲爵。孝莊初，除齊州刺史。先是，州境數經反逆，邢杲之亂，人不自保。而子華撫集豪右，委之管籥，眾皆感悅，境內帖然。而性甚褊急，當其急也，口不擇言，手自捶擊。長史鄭子湛，子華親友也。見侮罵，遂即去之。子華雖自悔厲，終不能改。在官不為矯潔之行，凡有饋贈者，辭多受少，故人不厭其取。鞫獄訊囚，務加仁恕，齊人樹碑頌德。後除濟州刺史。爾硃兆之入洛也，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，丹楊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。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，邀路改表，請子華復為濟州刺史。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，夜還，大吐，人以為中毒，母甚憂懼。子華遂掬吐盡啖之，其母乃安。尋以母憂還都。孝靜初，除南兗州刺史。弟子思通使關西，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。子思謂瓊僕曰：「速可見殺，何為久執國士？」子華謂子思曰：「由汝粗疏，令我如此！」頭叩床，涕泣不自勝。子思以手捋須，顧謂子華曰：「君惡體氣。」尋與子思俱賜死于門下外省。

子思，字眾念，性剛暴，恆以忠烈自許。元天穆當朝權，以親從薦為御史中尉。先是，兼尚書僕射元順奏，以尚書百揆之本，至於公事，不應為送御史。至子思，奏曰：

案《御史令》文：「中尉督司百寮，書侍御史糾察禁內。」又云「中尉出行，車輻前驅，除道一里，王公百辟避路。」時經四帝，前後中尉二十許人，奉以周旋，未曾暫廢，府寺台省並從此令。唯肅宗之世為臨洮舉哀，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，又不送簿。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，而順復啟云：「尚書百揆之本，令僕納言之貴，不宜下隸中尉，送名御史。」尋亦蒙敕，聽如其奏。從此迄今，使無准一。臣初上臺，具見其事，意欲申請決議，但以權兼斯，未宜便爾。日復一日，遂曆炎涼。

去月朔旦，台移尚書，索應朝名帳，而省稽留不送。尋復移催並主吏，忽為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：「案舊事，御史中尉逢台郎於復道，中尉下車執板，郎中車上舉手禮之，以此而言，明非敵體。」臣既見此，深為怪愕，旅省二三，未解所以。正謂都省別被新式，改易高祖舊命，即遣移問，事何所依。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：「出蔡氏《漢官》，似非穿鑿。」始知裴、王亦規壞典謨，兩人心欲自矯。

臣案《漢書宣秉傳》雲，詔征秉為御史中丞，與司隸校尉、尚書令俱會殿廷，並專席而坐，京師號之為三獨坐。又尋《魏書崔琰傳》、晉文陽《傅嘏傳》，皆云既為中丞，百寮震悚。以此而言，則中丞不揖省郎，蓋已久矣。憲台不屬都坐，亦非今日。又尋《職令》云：「朝會失時，即加彈糾。」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，灼然明矣。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則，皆得糾察，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，又亦彰矣。不付名至，否臧何驗？臣順專執，

未為平通；先朝曲遂，豈是正法！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、王元旭等望班士流，早參清宦，輕弄短劄，斐然若斯，苟執異端，忽焉至此。此而不綱，將隳朝令。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，付法科處。尚書納言之本，令僕百揆之要，同彼浮虛，助茲乖失，宜明首從，節級其罪。

詔曰：「國異政，不可據之古事。付司檢高祖舊格，推處得失以聞。」尋從子思奏，仍為元天穆所忿，遂停。元顥之敗，封安定縣子。孝靜時，位侍中而死。

萇弟珍，字金雀，襲爵艾陵男。宣武時，曲事高肇，遂為帝寵昵。彭城王勰之死，珍率壯士害之。後卒于尚書左僕射。

平弟長生，位遊擊將軍，卒。孝莊時，以子天穆貴盛，贈司空。天穆性和厚，美形貌，射有能名。六鎮之亂，尚書令李崇、廣陽王深北討，天穆以太尉使勞諸軍。路出秀容，見爾硃榮，深相結託，約為兄弟。未幾，改授別將，赴秀容，為榮腹心，除并州刺史。及榮赴洛，天穆參其始謀。莊帝踐阼，除太尉，封上党王，征赴京師。後增封，通前三萬戶。尋監國史，錄尚書事，開府，世襲并州刺史。

初，杜洛周、鮮于修禮為寇，瀛、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。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，屯據鄚城，以拒洛周、葛榮，垂將三載。及廣陽王深等敗後，杲南度，居青州北海界。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，命屬郡縣，選豪右為守令以撫鎮之。時青州刺史元世俊表置新安郡，以杲為太守，未報。會台申休簡授郡縣，以杲從子子瑤資廕居前，乃授河間太守。杲深恥恨，於是遂反。所在流人，先為土人陵忽，聞杲起逆，率來從之，旬朔之間，眾逾十萬。先是，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，故齊人號之為「攢遝榆賊」。杲東掠光州，盡海而還，又破都督李叔仁軍。詔天穆與齊神武討，大破之。杲乃請降，傳送京師斬之。

時元顥乘虛陷滎陽。天穆聞莊帝北巡，自畢公壘北度，會車駕於河內。爾硃榮以天時炎熱，欲還師。天穆苦執不可，榮乃從之。莊帝還宮，加太宰、羽葆鼓吹，增邑通前七萬戶。

天穆以疏屬，本無德望，憑藉爾硃，爵位隆極當時。熏灼朝野，王公已下每旦盈門；受納財貨，珍寶充積。而寬柔容物，不甚見忌于時。莊帝以其榮黨，外示優寵，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。天穆與榮相倚，榮党以兄禮事之。世隆等雖榮子侄，位遇已重，天

穆曾言其失，榮即加杖，其相親任如此。莊帝內畏惡之，與榮同時見殺。節閔初，贈丞相、柱國大將軍、雍州刺史、假黃鉞，諡曰武昭。子儼襲，美才貌，位都官尚書。及齊受禪，聞敕召，假病，遂怖而卒。

西河公敦，平文帝之曾孫也。道武初，從征，名冠諸將。後從征中山，所向無前。明元時，拜中都大官。太武時，進爵西河公，寵遇彌篤。卒，子撥襲。

司徒石，平文帝之玄孫也。有膽略。從太武南討，至瓜步山。位尚書令、雍州刺史，曆北部侍郎、華州刺史。

武衛將軍謂，烈帝之第四子也。寬雅有將略。常從道武征討，有功，除武衛將軍。子烏真，膂力絕人，隨道武征伐，屢有戰功，官至鉅鹿太守。子興都，聰敏剛毅。文成時，為河間太守，賜爵樂城子。為政嚴猛，百姓憚之。獻文初，以子丕貴重，進爵樂城侯。謝老歸家，帝益禮之，賜几杖服物，致膳於第。其妻婁氏，為東陽王太妃。卒，追贈定州刺史、河間公，諡曰宣。

子提，襲公侯爵。提弟丕，太武時從駕臨江，賜爵興平子。獻文即位，累遷侍中。丞相乙渾謀反，丕以奏聞，詔收渾誅之。遷尚書令，改封東陽公。孝文時，封東陽王，拜侍中、司徒公。丕子超生，車駕親幸其第。以執心不二，詔賜丕入八議，傳示子孫，犯至百，聽責數恕之。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，求受復除。若有奸邪人方便讒毀者，即加斬戮。尋遷太尉、錄尚書事。

時淮南王佗、淮陽王尉元、河東王苟頹並以舊老見禮。每有大事，引入禁中，乘步挽杖於朝，進退相隨。丕、佗、元三人皆容貌壯偉，腰帶十圍，大耳秀眉，須鬢斑白，百寮觀瞻，莫不祗聳。唯苟頹小為短劣，姿望亦不逮之。孝文、文明太后重年敬舊，存問周渥。丕聲氣高郎，博記國事；饗宴之際，恆居坐端；必抗音大言，敘列既往成敗，帝后敬納焉。然諂事要人，驕侮輕賤，每見王睿、苻承祖，常傾身下之。時文明太后為王睿造宅，故亦為造甲第。第成，帝、後幸之，率百官文武饗宴焉。使尚書令王睿宣昭，賜丕金印一紐。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群官，丕上疏贊謝。太后令曰：「臣哉鄰哉！鄰哉臣哉！君則亡逸於上，臣則履冰於下。若能如此，太平豈難致乎！」及丕妻段氏卒，諡曰恭妃，又特賜丕金券。後例降王爵，封平陽郡公。求致仕，詔不許。

及車駕南伐，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，並加使持節。詔丕、羽曰：「留守非賢莫可。太

尉年尊德重，位總阿衡。羽，朕之懿弟，溫柔明斷。故使二人留守京邑，授以二節，賞罰在手。其祗允成憲，以稱朕心。」丕對曰：「謹以死奉詔。」羽對曰：「太尉宜專節度，臣但可副貳而已。」帝曰：「老者之智，少者之決，汝何得辭也？」及帝還代，丕請作歌，詔許之。歌訖，帝曰：「公傾朕還車，故親歌述志。今經構已有次第，故暫還舊京，願後時亦同茲適。」乃詔丕等以移都之事，使各陳志。燕州刺史穆羆進曰：「今四方未平，謂可不移。臣聞黃帝都涿鹿，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。」帝曰：「黃帝以天下未定，故居于涿鹿。既定，亦遷于河南。」廣陵王羽曰：「臣思奉神規，光崇丕業，請決之卜筮。」帝曰：「昔軒轅請卜兆，龜焦，乃問天老，謂為善，遂從其言，終致昌吉。然則至人之量未然，審於龜矣。」帝又詔群臣曰：「昔平文皇帝棄背，昭成營居盛樂。道武神武應天，遷居平城。朕幸屬勝殘之運，故移宅中原。北人比及十年，使其徐移。朕自多積倉儲，不令窘乏。」前懷州刺史青龍、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，帝皆撫而答之，辭屈，退。

帝又將北巡，丕遷太傅、錄尚書事，頻表固讓。詔斷表啟，就家拜授。及車駕發代，丕留守。詔在代之事，一委太傅；賜上所乘車馬，往來府省。

丕雅愛本風，不達新式。至於變俗遷洛，改官制服，禁絕舊言，皆所不願。帝亦不逼之，但誘示大理，令其不生同異。至於衣冕已行，硃服列位，而丕猶常服，列在坐隅。晚乃稍加弁帶，而不能修飾容儀。帝以丕年衰體重，亦不強責。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，雖駁于公爵，而利享封邑，亦不快。

帝南征，丕表乞少留，思更圖後舉。會司徒馮誕薨，詔六軍反旆。丕又以熙薨於代都，表求鑾駕親臨。詔曰：「今洛邑肇構，跂望成勞。開闢暨今，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？朕縱欲為孝，其如大孝何！縱欲為義，其如大義何！天下至重，君臣道懸，豈宜苟相誘引，陷君不德。令僕已下，可付法官貶之。」又詔以丕為都督、領并州刺史。後詔以平陽畿甸，改封新興公。

初，李沖文德望所屬，既當時貴要，有杖情，遂與子超娶沖兄女，即伯尚妹也。丕前妻子隆，同產數人，皆與別居；後得宮人，所生同宅共產。父子情因此偏。丕父子大意不樂遷洛。帝之發平城，太子恂留于舊京。及將還洛，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，因舉兵據陘北。丕時以老居并州，雖不預始計，而隆、超咸以告丕。丕外慮不成，口乃致難，心頗然之。及帝幸平城，推穆泰等首謀，隆兄弟並是党。丕亦隨駕至平城，每於測問，令丕坐觀。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，有司奏處孥戮。詔以丕應連坐，但以先許不死之詔，躬

非染逆之身，聽免死，仍為太原百姓，其後妻二子聽隨。隆、超母弟及余庶兄弟皆徙敦煌。丕時年垂八十，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，留洛陽。帝每遣左右慰勉之，乃還晉陽。

孝文崩，丕自並來赴，宣武引見之，以丕舊老，禮有加焉。尋敕留洛陽。後宴于華林都亭，特令二子扶侍坐起。丕仕歷六世，垂七十年，位極公輔，而還為庶人，然猶心戀京邑，不能自絕人事。詔以丕為三老。景明四年，薨，年八十二。詔贈左光祿大夫、冀州刺史，諡曰平。長子隆，先以反誅。隆弟乙升、超，亦同誅。超弟俊、邕，並以軍功，俊封新安縣男，邕封涇縣男。

淮陵侯大頭，烈帝之曾孫也。善騎射，擢為內三郎。文成初，封淮陵。性謹密，帝甚重之，位甯北將軍。卒，贈高平公，諡曰烈。

河間公齊，烈帝之玄孫也。少雄傑魁岸。太武征赫連昌。太武馬蹶，賊逼帝。齊以身蔽捍，決死力戰，賊乃退，帝得上馬。是日微齊，帝幾至危殆。帝以微服入其城，齊固諫不許，乃與數人從帝入。城內既覺，諸門悉閉。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，得婦人裙，系之槊上。帝乘而上，因此得拔，于齊有力焉。賜爵浮陽侯。從征和龍，以功拜尚書，進爵為公。後與新興王俊討禿發保周，坐事免官爵。宋將裴方明陷仇池，太武復授齊前將軍，與建興公古弼討之。遂克仇池，威振羌、氐。復賜爵河間公，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。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，有期矣。秦州主簿邊因知之，密告齊。晨詣保宗，呼曰：「古弼至，欲宣詔。」保宗出，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，馳驛送台。諸氐遂推文德為主，求授于宋。宋遣將房亮之、苻昭、啖龍等率眾助文德。齊擊斬殺龍，禽亮之，氐遂平。以功拜內都大官。卒，諡敬王。

長子陵襲爵。陵性抗直，天安初，為乙渾所害。陵弟蘭，以忠謹見寵。孝文初，賜爵建陽子，卒于武川鎮將。

子志，字猛略，少清辯強幹，曆覽書傳，頗有文才。為洛陽令，不避強禦，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，俱入見。面陳得失。彪言：「御史中尉辟承華蓋，駐論道劍鼓，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？」志言：「神鄉縣主，普天之下，誰不編戶？豈有俯同眾官，趨避中尉？」孝文曰：「洛陽，我之豐、沛，自應分路揚鑣，自今以後，可分路而行。」及出，與彪折尺量道，各取其半。帝謂邢巒曰：「此兒竟可，所謂王孫公子，不鏤自雕。」巒曰：「露竹霜條，故多勁節；非鸞則鳳，其在本枝也。」

員外郎馮俊，昭儀之弟，恃勢恣撾所部里正。志令主吏收系，處刑除官。由此忤旨，左遷太尉主簿。俄為從事中郎。車駕南征，帝微服觀戰所。有箭欲犯帝，志以身鄣之，帝便得免。矢中志目，因此一目喪明。以志行恆州事。宣武時，除荊州刺史。還朝，御史中尉王顯奏志於在州日抑買良人為婢，兼乘請供朝，會赦免。明帝初，兼廷尉卿。後除揚州刺史，賜爵建忠伯。志在州，威名雖減李崇，亦為荊楚所憚。尋為雍州刺史。晚年耽好聲伎。在揚州日，侍側將百人，器服珍麗，冠于一時。及在雍州，逾尚華侈，聚斂無極，聲名遂損。及莫折念生反，詔志為西征都督討之。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，與志相持。為賊所乘，遂棄大眾奔還岐州。賊遂攻城，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，將盡出之，志不聽。城人果開門引賊，钅巢志及芬之送念生，見害。節閔初，贈尚書僕射、太保。

扶風公處真，烈帝之後也。少以壯烈聞，位殿中尚書，賜爵扶風公，委以大政，甚見尊禮。吐京胡曹僕渾等叛，招引朔方胡為援，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。性貪婪，在軍烈暴，坐事伏法。

文安公泥，魏之疏族也。性忠直，有智畫。道武厚遇之，賜爵文安公，拜安東將軍。卒。子屈襲爵。明元時，居門下，出納詔命。性明敏，善奏事，每合上旨。賜爵元城侯，加功勞將軍。與南平公長孫嵩、白馬侯崔密等並決獄訟。明元東巡，命屈行右丞相，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，命掌軍國，甚有聲譽。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，置立將校，外引赫連屈丐。屈督會稽劉潔、永安侯魏勤捍之。勤沒於陣，潔墜馬，胡執送屈丐，唯屈眾猶存。明元以屈沒失二將，欲斬之。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，乃赦屈，令攝州事。屈嗜酒，頗廢政事。帝積其前後失，檻車征還，斬於市。

子磨渾，少為明元所知。元紹之逆也，明元潛隱於外，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。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，規為逆。磨渾既得出，便縛帳下，詣明元斬之。帝得磨渾，大喜，因為羽翼。以勳，賜爵長沙公，拜尚書，出為定州刺史。卒。

昭成皇帝九子：庶長曰寔君，次曰獻明帝，次曰秦王翰，次曰閼婆，次曰壽鳩，次曰紇根，次曰地幹，次曰力真，次曰窟咄。

寔君性愚，多不仁。昭成季年，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境，昭成遣劉庫仁逆戰于石子嶺。昭成時不勝，不能親勒眾軍，乃率諸部避難陰山，度漠北。高車四面寇抄，復度漠南。苻洛軍退，乃還雲中。

初，昭成以弟孤讓國，乃以半部授孤。孤子斤失職懷怨，欲伺隙為亂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，道武年甫五歲，慕容後子閼婆等雖長，而國統未定。斤因是說實君曰：「帝將立慕容所生，欲先殺汝，是以頃來諸子戎服，夜以兵仗繞廬舍，伺便將發。」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，夜常警備，諸皇子挾仗彷徨廬舍，寔君以斤言為信，乃盡殺諸皇子，昭成亦暴崩。其夜，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洛軍。堅將李柔、張蠔勒兵內逼，部眾離散。苻堅聞之，召燕鳳問其故，以狀對。堅曰：「天下之惡一也！」乃執寔君及斤，轘之長安。

寔君孫勿期，位定州刺史，賜爵林慮侯。卒。子六狀，真定侯。

秦王翰，少有高氣。年十五，便請征伐。昭成壯之，使領騎二千。長統兵，號令嚴信，多有克捷。建國十五年，卒。道武即位，追贈秦王，諡曰明。子儀，長七尺五寸，容貌甚偉，美髯，有算略。少能舞劍，騎射絕人。道武幸賀蘭部，侍從出入。登國初，賜爵九原公。從破諸部，有謀戰功。及帝將圖慕容垂，遣儀觀釁。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。儀曰：「先人以來，世據北土，子孫相承，不失其舊。乃祖受晉正朔，爵稱代王，東與燕世為兄弟。儀之奉命。理謂非失。」垂壯其對，因戲曰：「吾威加四海，卿主不自見吾，云何非失？」儀曰：「燕若不修文德，欲以兵威自強，此乃本朝將帥之事，非儀所知也。」及還，報曰：「垂死乃可圖，今則未可。」帝作色問之，儀曰：「垂年已暮，其子寶弱而無威，謀不能決。慕容德自負才氣，非弱主之臣，釁將內起，是可計之。」帝以為然。後改封平原公。

道武征衛辰，儀出別道，獲衛辰屍，傳首行宮。帝大喜，徙封東平公。命督屯田于河北，自五原至稒陽塞外，分農稼，大得人心。慕容寶之寇五原，儀躡據朔方，要其還路。及并州平，儀功多，遷尚書令。從圍中山。慕容德敗也，帝以普驎妻周氏賜儀，並其僮僕財物。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左丞相，進封衛王。中山平，復遣儀討鄴，平之。道武將還代都，置中山行台，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，遠近懷附。尋征儀以丞相入輔。又從征高車，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。又從討姚平有功，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。

儀膂力過人，弓力將十石，陳留公虔槊大稱異。時人云：「衛王弓，桓王槊。」太武初育也，道武喜，夜召儀入，曰：「卿聞夜喚，乃不怪懼乎？」儀曰：「怪則有之，懼實無也。」帝告乙太武生，賜儀御馬、禦帶、縑錦等。

先是，上谷侯岌、張袞、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，初來入軍。聞儀待士，先就儀，儀並禮之，共談當世之務。謙等三人曰：「平原公有大才，不世之略，吾等宜附其尾。」道武以儀器望，待之尤重，數幸其弟，如家人禮。儀矜功恃寵，遂與宜都公穆崇伏甲謀亂。崇子逐留在伏士中，道武召之，將有所使。逐留聞召，恐發，逾牆告狀，帝秘而恕之。天賜六年，天文多變，占者云：「當有逆臣，伏屍流血。」帝惡之，頗殺公卿，欲以厭當天災。儀內不自安，單騎遁走。帝使人追執之，遂賜死，葬以百姓禮。

儀十五子。纂，五歲，道武命養于宮中，恩與諸皇子同。太武陵阼，除定州刺史，封中山公，進爵為王，賜步挽幾以優異之。纂好酒愛佞，政以賄成。太武殺其親嬖人。後悔過修謹，拜內大將軍。居官清約簡慎，更稱廉平。纂于宗屬最長，宗室有事，咸就諮焉。薨，謚曰簡。

纂弟良，性忠篤。明元追錄儀功，封南陽王以紹儀後。

良弟幹，善弓馬，以騎從明元于白登之東北，有雙鴈飛鳴於上，帝命左右射之，莫能中。鴈游飛稍高，幹以二箭下雙鴈。帝賜之御馬、弓矢、金帶一，以旌其能。軍中於是號幹為射鴈都將。從太武南巡，進爵新蔡公。文成即位，拜都官尚書。卒，謚曰昭。

子禎，膽氣過人。太武時，為司衛監。從征蠕蠕，忽遇賊別部，多少不敵。禎乃就山解鞍放馬，以示有伏，賊果疑而避之。孝文初，賜爵沛郡公，後拜南豫州刺史。大胡山蠻時鈔掠，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。禎乃召新蔡、襄城蠻首，使之觀射。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，禎自發數箭皆中，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。先出一囚犯死罪者，使參射限，命不中，禎即責而斬之。蠻魁等伏伎畏威，相視股忄栗。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，皆著蠻衣，雲是鈔賊。禎乃臨坐，偽舉目瞻天，微有風動，禎謂蠻曰：「風氣少暴，似有鈔賊入境，不過十人，當在西南五十里許。」即命騎追掩，果縛送十人。禎告諸蠻曰：「爾鄉里作賊如此，合死以不？」蠻等皆叩頭曰：「合萬死。」禎即斬之。」因慰喻遣還，自是境無暴掠。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，置之城東汝水之側，名曰歸義坊。初，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，及禎為刺史，丘生嘗有犯懷恨，圖為不軌，詐以婚進城人，告云：「刺史欲遷城中大家，送之向代。」共謀翻城。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，速掩丘生，並諸預謀者。禎曰：「吾不負人，人何以叛？但丘生誑誤。若即收掩，眾必大懼，吾靜以待之，不久自當悔服。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，陳丘生譎誑之罪。而丘生單騎逃走，禎恕而不問。後徵為都牧尚書。卒。贈侍中、儀同三司，謚簡公。有八子。

第五子瑞。初，瑞母尹氏有娠致傷，後晝寢，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：「吾賜汝一子，汝勿憂也。」寤而私喜，又問筮者，筮者曰：「大吉。」未幾而生瑞。禎以為協夢，故名瑞，字天賜。位太中大夫。卒，贈太常卿。

儀弟烈，剛武有智略。元紹之逆，百僚莫敢有聲，唯烈行出外，詐附紹，募執明元，紹信之，自延秋門出。遂迎立明元。以功進爵陰平王。薨，謚曰熹。子求襲。弟道子，位下大夫。道子子洛，位羽林幢將。洛子乞，中散大夫。乞子晏，孝靜初，累遷吏部尚書，平心不撓，時論稱之。出為瀛州刺史，在任未幾，百姓欣賴。蔣天樂之逆，見引，詔錄送定州賜死。晏好集圖籍，家書多秘閣，諸有假借，咸不逆其意，亦以此見稱。

烈弟觚，勇烈有膽氣。少與兄儀從道武，侍衛左右。使于慕容垂，垂末年政在群下，遂止觚以求賂，道武絕之。觚率左右馳還，為垂子寶所執，垂待之更厚，因留心學業，誦讀經書數十萬言，垂國人咸稱重之。道武之討中山，慕容普驎遂害觚以固眾心。帝聞之哀慟。及平中山，發普驎塚，斬其屍，收議害觚者傅高霸、程同等，皆夷五族，以大刃剉殺之。乃葬觚，追謚秦湣王，封子夔為豫章王以紹觚。

常山王遵，壽鳩之子也。少而壯勇，不拘小節。道武初，有佐命勳，賜爵略陽公。慕容寶之敗也，別率騎七百，邀其歸路，由是有參合之捷。及平中山，拜尚書左僕射，加侍中，領勃海之合口。及博陵、勃海群盜起，遵討平之，遷州牧，封常山王。遵好酒色。天賜四年，坐醉亂，失禮于太原公主。賜死，葬以百姓禮。

子素，明元從母所生，特見親寵。太武初，復襲爵。休屠郁原等叛，素討之，斬渠率，徙千餘家于涿鹿之陽，立平原郡以處之。及平統萬，以素有威懷之略，拜假節、征西大將軍以鎮之。後拜內都大官。文成即位，務崇寬政，罷諸雜調。有司奏國用不足，固請復之，唯素曰：「臣聞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帝善而從之。素，宗屬之懿，又年老，帝每引入，訪以政事，固辭疾歸第。雅性方正，居官五十載，終始若一，時論賢之。薨，謚曰康，陪葬金陵，配饗廟廷。

長子可悉陵，年十七，從太武獵，逐一猛獸，陵遂空手搏之以獻。帝曰：「汝才力絕人，當為國立功立事，勿如此也！」即拜內行阿幹。又從平涼州，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，兩槊皆折，陵抽箭射之墜馬。陵恐其救至，未及拔劍，以刀子戾其勁，使身首異處。帝壯之，即日拜都幢將，封暨陽子。卒於中軍都將。

弟陪斤襲爵，坐事國除。陪斤子昭，小字阿倪，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。孝文將為齊郡王蘭舉哀，而昭乃作宮懸。帝大，詔曰：「阿倪愚騃，誰引為郎？」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，昭遂停廢。宣武時，昭從弟暉親寵用事，稍遷左丞。宣武崩，於忠執政，昭為黃門郎，又曲事之。忠專權擅威，枉陷忠賢，多昭所指導也。靈太后臨朝，為尚書、河南尹，聾而狠戾，理務峭急，所在患之。尋出為雍州刺史，在州貪虐，大為人害。後入為尚書，諂事劉騰。進號征西將軍。卒，贈尚書左僕射。納貨元叉，所以贈禮優越。

子玄，字彥道，以節儉知名。孝壯時，為洛陽令。及節閔即位，玄上表乞葬莊帝，時議善之。後除尚書左丞。孝武帝即位，以孫騰為左僕射。騰即齊神武心膂，仗入省，玄依法舉劾，當時咸為玄懼。孝武重其強正，封臨淄縣子。及從入關，封陳郡王，位儀同三司，加開府。薨，謚曰平。

昭弟紹，字醜倫，少聰慧。遷尚書右丞。紹斷決不避強禦。宣武詔令檢趙修獄，以修佞幸，因此遂加杖罰，令其致死。帝責紹不重聞，紹曰：「修奸佞甚于董賢，臣若不因釁除之，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。」以其言正，遂不罪焉。及出，廣平王懷拜紹，賀曰：「阿翁乃皇家之正直，雖硃雲、汲黯何以仰過！」紹曰：「但恨戮之稍晚，以為愧耳。」卒于涼州刺史。

陪斤弟忠，字仙德，以忠謹聞。孝文時，累遷右僕射，賜爵城陽公，加侍中、鎮西將軍，有翼贊之勤，百寮咸敬之。太和四年，病篤辭退」養疾于高柳，輿駕親送都門之外，群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。及卒，皆悼惜之。謚曰宣，命有司為立碑銘。

子盛，字始興，襲爵，位謁者僕射。卒。子懋，字伯邕，襲爵，降為侯。從駕入關，封北平王。薨，贈尚書左僕射，謚曰貞慧。子陟，字景升，開府儀同三司。

弟順，字敬叔，從孝武入關，封濮陽王，位侍中。及武帝崩，秘未發喪，諸人多舉廣平王為嗣。順於別室垂涕謂周文曰：「廣平雖親，年德並茂，不宜居大寶。」周文深然之，因宣國諱，上南陽王尊號。以順為中尉，行雍州事，又加開府儀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。順善射。初，孝武在洛，于華林園戲射，以銀酒卮容二升許，懸于百步外，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，中者即以賜之。順發矢即中，帝大悅，並賞金帛。順仍于箭孔處鑄一銀童，足蹈金蓮，手持劑炙，遂勒背上，序其射工。

子偉，字子猷，有清才。大統十六年，封南安郡王。及尉遲迥伐蜀，以偉為司錄，書檄

文言，皆偉所為。六官建，拜師氏下大夫，改淮南縣公。周明帝初，拜師氏中大夫，受詔於騏麟殿刊正經籍。建德中，累遷小司寇，為使主，報聘于齊。是秋，武帝親戎東討，偉遂為齊所留。齊平，偉方見釋，加授上開府。後除襄州刺史，位大將軍。偉性溫柔，好虛靜，篤學愛文。初自鄴還，庾信贈其詩曰：「梁亡垂棘反，齊平寶鼎歸。」為辭人所重如此。後疾卒。

盛弟壽興，少聰慧好學。宣武初，為徐州刺史。在官貪虐，失于人心。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，因譖之於帝，詔尚書崔亮馳驛檢核。亮發日，受暉旨，遂鞭撻三寡婦，令其自誣，稱壽興壓己為婢。壽興終恐不免，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，運小麥，經其禁之旁。壽興因逾牆出，修義以大木函盛壽興，其上加麥，載之而出，遂至河東，匿修義家。逢赦乃出，見帝，自陳為暉所譖，帝亦更無所責。初，壽興為中庶子時，王顯在東宮。賤，因公事，壽興杖之四十。及顯有寵，為御史中尉，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，誹謗朝廷。因帝極飲，無所覺悟，遂奏其事，命帝注可，直付壽興賜死。帝書半不成字，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，但懼暉等威，不敢申拔。及行刑日，顯自往看之。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：「洛陽男子，姓元名景，有道無時，其年不永。」余文多不載。顧謂其子曰：「我棺中可著百張紙，筆兩枚，吾欲訟顯於地下。若高祖之靈有知，百日內必取顯。如遂無知，亦何足戀！」及宣武崩，顯尋被殺。壽興之死，時論亦以為前任中尉彈高闕讒諂所致。靈太后臨朝，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，詔書追雪，贈豫州刺史，謚曰莊。

子最，字幹，從孝武入關，封樂平王，位侍中，兼尚書左僕射，加特進。

壽興弟益生，少亡。

子毗，字休弼。武帝之在籓邸，少親之，及即位，出必陪乘，入於臥內。及帝與齊神武有隙，時議者各有異同。或勸天子入夷，或言與齊神武決戰，或云奔梁。唯毗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，殷勤叩頭請西入。策功論賞，毗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為首，封魏郡王。時王者邑止一千戶，唯毗邑一千五百。齊神武宣告關東云：「將天子西入，事起元毗，雖百赦不在原限。」薨，謚曰景。子綽。

忠弟德，封河間公，卒于鎮南將軍，贈曹州刺史。德子悝，潁川太守，卒于光州刺史，謚曰恭。

子嶷，宇子仲。孝武初，授兗州刺史。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，棄城出走。懸門發，

斷嶷要而出。詔齊州刺史尉景、本州刺史蔡俊各部在州士往討之。嶷返復任。封濮陽縣伯。孝靜時，轉尚書令，攝選部。嶷雖居重任，隨時而已。薨于瀛州刺史，贈司徒公，謚曰靖懿。

悝弟暉，字景襲。少沉敏，頗涉文史。宣武即位，為給事黃門侍郎。初，孝文遷洛，舊貴皆難移，時欲和眾情，遂許冬則居南，夏便居北。宣武頗惑左右之言，外人遂有還北之問。至乃榜賣田宅，不安其居。暉乃請間言事，具奏所聞，曰：「先皇移都，以百姓戀土，故發冬夏二居之詔，權寧物意耳。乃是當時之言，實非先皇深意。且比來遷人，安居歲久，公私計立，無復還情。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，勿信邪臣不然之說。」帝納之。再遷侍中，領右衛將軍。雖無補益，深被親寵。凡在禁中要密之事，暉別奉旨，藏之於櫃。唯暉入乃開，其餘侍中、黃門莫有知者。侍中盧昶亦蒙恩眄，故時人號曰「餓彪將軍，饑鷹侍中。」遷吏部尚書。納貨用官，皆有定價，大郡二千匹，次郡一千匹，下郡五百匹，其餘官職各有差，天下號曰市曹。出為冀州刺史。下州之日，連車載物，發信都至湯陰間，首尾相屬，道路不斷。其車少脂角，即於道上所逢之牛，生截取角，以充其用。暉檢括丁戶，聽其歸首，出調絹五萬匹。然聚斂無極，百姓患之。明帝初，徵拜尚書左僕射，詔攝吏部選事。後昭暉與任城王澄、京兆王愉、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。暉又上書論政要：其一曰：御史之職，務使得賢。必得其人，不拘階秩，久於其事，責其成功。其二曰：安人甯邊，觀時而動。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，貪萬一之功，楚、梁之好未聞，而蠆婦之怨屢結，斯乃庸人所為，銳於奸利之所致也。平吳之計，自有良圖，不在於一城一戍也。又河北數州，國之基本；饑荒多年，戶口流散。方今境上，兵復徵發，即如此日，何易舉動？愚謂數年以來，唯宜靜邊，以息召役，安人勸農，惠此中夏。請嚴敕邊將，自今在戍賊求內附者，不聽輒遣援接，皆須表聞。違者雖有功，請以違詔書論。三曰：國之資儲，唯籍河北。饑饉積年，戶口逃散，生長奸詐，因生隱藏。出縮老小，妄注死失，收人租調，割入於己。人困於下，官損於上。自非更立權制，善加檢括，損耗之來，方在未已。請求其議，明宣條格。帝納之。暉雅好文學，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，以類相從，名為《科錄》，凡二百七十卷，上起伏羲，迄于晉，凡十四代。暉疾篤，表上之。卒，賜東園秘器，贈使持節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司空公，謚曰文憲。將葬，給羽葆班劍鼓吹二十人，羽林百二十人。

子弼，字宗輔，性和厚，美容儀。以莊帝舅子婿，特封廣川縣子。天平初，累遷尚書令。弼妹為孝武所納，以親情見委，禮遇特隆。曆中書監、錄尚書事，位特進、宗師。齊受禪，除左光祿大夫。天保三年，卒。十年，諸子與諸元同誅死。

弼弟子士將，有巧思。至齊武成時，位將作大匠。

德弟贊，頗有名譽，好陳軍國事宜。初置司州，以贊為刺史，賜爵上谷侯。孝文戒贊化畿甸，可宣孝道，必令風教洽和，文禮大備。自今有不孝不悌者，比其門舡，以刻其柱。又詔曰：「司州刺史，官尊位重，職總京畿，選屬懿親，以允具瞻之望。但諸王年少，未閑政體，故以授贊，庶能助暉道化。今司州始立，郡縣初置，公卿已下皆有本屬，可人率子弟，用相展敬。」於是賜名曰「贊」。詔贊乘步挽入殿門，加太子少師，遷左僕射。孝文將謀遷洛，諸公多異同，唯贊贊成大策。帝每歲南伐，執手寄以後事。卒，贈衛將軍，僕射如故。後以留守贊輔之功，進封晉陽縣伯。

贊弟淑，字買仁。彎弓三百斤，善騎射。孝文時，為河東太守。河東俗多商賈，罕事農桑，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。淑下車勸課，躬往教示，二年間，家給人足，為之謠曰：「泰州河東，杼柚代舂。元公至止，田疇始理。」卒于平城鎮將，謚曰靜。有七子。

季海字元泉，兄弟中最有名譽，位洛州刺史。季海妻，司空李沖之女，莊帝從母也，賜爵唐郡君。政在爾硃，禍難方始，勸季海為外官以避纖介。及孝莊之難，季海果以在藩得免。從孝武入關，封馮翊王，位中書令、雍州刺史，遷司空。病薨，謚曰穆。

子亨，字德良，一名孝才。遇周、齊分隔，時年數歲，與母李氏在洛陽。齊神武以亨父在關中，禁固之。其母遂稱凍餒，得就食湯陰，托大豪李長壽，攜亨及孤侄數人，得至長安。周文以功臣子，甚禮之。大統末，襲爵馮翊王，累遷勳州刺史，改封平涼王。周受禪，例降為公。隋文帝受禪，自洛州刺史徵拜太常卿。尋出為衛州刺史，在職八年，風化大洽。以老病乞骸骨，吏人詣闕上表請留，上嗟歎者久之。其年，亨以篤疾，重請還京，上令使者致醫藥，問動靜，相望於道。卒于家，謚曰宣。

陳留王虔，紇根之子也。登國初，賜爵陳留公。與衛王儀破黜弗部，從攻衛辰。慕容寶來寇，虔絕其左翼，寶敗。垂恚憤來桑乾，虔勇而輕敵，于陳戰沒。虔姿貌魁傑，武力絕倫，每以矛細短，大作之，猶患其輕，復綴鈴於刃下。其弓力倍加常人。以其殊異，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。虔常以槊刺人，遂貫而高舉。又嘗以一手頓槊於地，馳馬偽退，敵人爭取，引不能出。虔引弓射之，一箭殺二三人，搖槊之徒，亡魂而散，徐乃令人取槊而去。每從征討，及為偏將，常先登陷陣，勇冠當時，敵無眾寡，莫敢抗其前者。及薨。舉國悲歎，為之流涕，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。追謚陳留桓王，配饗廟廷，封其子悅為硃提王。悅外和內狠。道武常以桓王死王事，特加親寵，為左將軍，襲封，後為宗師。

悅恃寵驕矜，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：「一旦宮車晏駕，吾止避衛公。除此，誰在吾前！」衛王儀美髯，為內外所重，悅故云。初，姚興之贖狄伯支，悅送之，路由雁門。悅因背誘姦豪，以取其意。後遇事譴逃亡，投雁門，規收豪傑，欲為不軌，為土人執送。帝恕而不罪。明元即位，引悅入侍，仍懷奸計，說帝云：「京師雜人不可保信，宜誅其非類者。」又云：「雁門人多詐，並可誅之。」欲以雪其私忿，帝不從。悅內自疑懼，懷刃入侍，謀為大逆。叔孫俊疑之。竊視其懷有刃，執而賜死。

弟崇，太武詔令襲桓王爵。崇性沉厚。初，衛王死後，道武欲敦宗親之義，詔引諸王子弟入宴。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，疑懼。皆出逃遁，將奔蠕蠕，唯崇獨至。道武見之，甚悅，厚加禮賜，遂寵敬之，素等於是亦安。久之，拜并州刺史，有政績。從征蠕蠕，別督諸軍出大澤，越涿耶山，威懾漠北。薨，謚曰景王。

子建襲，降爵為公，位鎮北將軍，懷荒鎮大將。卒。建子琛，位恆、肆二州刺史。琛子翌，尚書左僕射。翌子暉。

暉字叔平，鬚眉如畫，進止可觀。好涉獵書記，少得美名於京下。周文禮之，命與諸子遊處，每同硯席，情契甚厚。再遷武伯下大夫。時突厥屢為寇患，朝廷將結和親，令暉買錦彩十萬，使突厥。暉說以利害，可汗大悅，遣其名王隨獻方物。俄拜儀同三司。周武帝之娉突厥後，令暉致禮。授開府，轉司憲大夫。及平關東，使暉安集河北，封義寧子。隋文帝總百揆，加上開府，進爵為公。開皇初，拜都官尚書，兼領太僕。奉詔決杜陽水灌三畤原，溉舄鹵之地數千頃，人賴其利。再遷兵部尚書，監漕渠之役。未幾，坐事免。頃之，拜魏州刺史，頗有惠政。後以疾去職，卒于京師。帝嗟悼久之，敕鴻臚監護喪事，謚曰元。子肅嗣，位光祿少卿。肅弟仁，器性明敏，位日南郡丞。

建弟嫡子祚，字龍壽。宣武校藝，每於歲暮，詔令教習講武。初，建以子罪失爵，祚欲求本封。有司奏聽祚襲公，其王爵不輕，共求更議，詔從之。卒于河州刺史。節閔時，贈侍中、尚書僕射。

虔兄顗，性嚴重少言。道武常敬之，雅有謀策。從平中山，以功賜爵蒲城侯。特見寵厚，給鼓吹羽儀，禮同嶽牧。蒞政以威信著稱，居官七年，乃以元易幹代顗為郡。時易幹子萬言得寵于道武，易幹恃其子，輕忽於顗，不告其狀，輕騎卒至，排顗墜床，而據其坐。顗不知代己，謂以罪見捕。既而知之，恥其侮慢，謂易幹曰：「我更滿被代，常也。汝無禮見辱，豈可容哉！」遂搏而殺之。以狀具聞，道武壯之。萬言累以訴請，乃詔顗輸

贖。顗乃自請罪，道武赦之，復免其贖。病卒。

子侖，太武時襲父爵，以功除統萬鎮將。後從永昌王仁南征，別出汝陰。濟淮，宋將劉康祖屯于慰武亭以邀軍路，師人患之。侖曰：「今大風既勁，若令推草車，方軌並進，乘風縱煙火，以精兵自後乘之，破之必矣。」從之，斬康祖，傳首行宮。文成即位，除秦州刺史，進爵隴西公。卒，謚曰定公。子琛襲爵。

毗陵王順，地幹之子也。性疏狠。登國初，賜爵南安公。及道武討中山，留順守京師。柏肆之敗，軍人有亡歸者，言大軍奔散，不知帝所在。順聞之，欲自立，納莫題諫，乃止。時賀力眷等聚眾作亂于陰館，順討之不克。乃從留官自白登南入繁畤故城，阻灤水為固，以甯人心。道武善之，進封為王，位司隸校尉。道武好黃、老，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說之，在坐莫不祗肅，唯順獨坐寐，不顧而唾。帝怒廢之。以王薨於家。

遼西公意烈，力真之子也。先沒于慕容垂。道武征中山，棄妻子迎于井陘。及平中原，有戰獲勳，賜爵遼西公，除廣平太守。時和跋為鄴行台，意烈性雄耿，自以帝屬，恥居跋下，遂陰結徒黨，將襲鄴。發覺，賜死。子拔幹，博知古今。父雖有罪，道武以拔幹宗親，委之心腹。有計略，屢效忠勤。明元踐阼，除勃海太守，吏人樂之。賜爵武遂子，轉平原鎮將，得將士心。卒，謚曰靈公。子受洛襲，進爵武邑公。卒。子叱奴，武川鎮將。

叱奴子洪超，頗有學涉，大乘賊亂之後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，綏慰冀部。還，上言冀土寬廣，界去州六七百里，負海險遠，宜分置一州，鎮遏海曲。朝議從之，後遂立滄州。卒於北軍將、光祿大夫。

意烈弟勃，善射禦，以勳賜爵彭城公。卒，謚曰闕。陪葬金陵。長子粟襲。太武時，督諸軍屯漠南。蠕蠕表聞。粟亮直，善馭眾，撫恤將士，必與之同勞逸。征和龍，以功進封為王。薨，陪葬金陵。

粟弟渾，少善弓馬，太武嘉之。會有諸方使，命渾射獸三頭，發皆中，時舉坐咸以為善。及為宰官尚書，頗以驕縱為失，坐事免，徙長社，為人所害。

子庫汗，為羽林中郎將。從北巡，有兔起乘輿前，命庫汗射之，應弦而斃。太武悅，賜一金兔，以旌其能。文成起景穆廟，賜爵陽豐侯。獻文即位，復造文成廟，拜殿中給事，

進爵為公。庫汗明於斷決，每奉使察行州鎮，折獄以情，所曆皆稱之。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為刺史者，前後千餘人。朝廷許之，未及遣，遇病卒。子古辰襲。

窟咄，昭成崩後，苻洛以其年長，逼徙長安。苻堅禮之，教以書學。因亂，隨慕容永東遷。永以為新興太守。劉顯之敗，遣弟亢捺等迎窟咄。遂逼南界，於是諸部騷動。道武左右於桓等謀應之，同謀人單馬幹以告帝。帝慮駭人心，沉吟未發。後三日，桓以謀白其舅穆崇。又告之，帝乃誅桓等五人，余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。帝慮內難，乃北逾陰山，幸賀蘭部，遣安同及長孫漫徵兵于慕容垂。賀曼亡奔窟咄，安同間行，遂達中山。慕容垂遣子賀驎步騎六千以隨之。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，達牛川，窟咄兄子意烈捍之。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。至暮，乃入空井得免，仍奔賀驎。軍既不至，而稍前逼賀染幹。賀染幹陰懷異端，乃為窟咄來侵北部。人皆驚駭，莫有固志。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。賀驎聞之，遽遣安同、硃譚等來。既知賀驎軍近，眾乃少定。道武自弩山幸牛川，窟咄進屯高柳。道武復使安同詣賀驎，因克會期。安同還，帝逾參合，出代北，與賀驎會于高柳。窟咄窮迫，望旗奔走，遂為衛辰殺之。帝悉收其眾，賀驎執帝別歸中山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魏氏始自幽都，肇基帝業。上穀公等分枝若木，疏派天潢。或績預經綸，大開土宇；或跡同凶悖，自致殲夷。其禍福之來，唯人所召。至如神武之不事黃屋，高揖萬乘，義感鄰國；祚隆帝統，太伯、延陵未足多也。高涼讓國之胤，子那猛壯之風，或大位未加，或功不贖罪；褒德圖勞，其義為闕。松滋氣幹相承，聲跡俱顯；天穆得不以道，任過其量。持盈必悔，殺身為幸。武衛父子兼將，丕略始見器重，終以奸棄，不足觀矣。河間、扶風，武烈宣著，宗子之可稱乎！衛王英風猛概，折沖見重，謀之不臧，卒以自喪。秦王體度恢偉，陳留膽氣絕倫，亡身強寇，志力不展，惜哉！常山勇冠戚屬，與魏升降，亦以優乎！陰平忠烈，蒲陰器宇，榮寵兼萃，蓋有由焉。毗陵疏狠，遼西狷介，全身保位，固亦難矣。苻堅之轘寔君，衛辰之誅窟咄，逆子賊臣，蓋亦天下之惡一焉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